

抒怀



愈合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

一天午后，我独自在学校的花坛处散步，突然，脚边传来一团棉花糖般的柔软触感。低头一看，是一只皮毛鲜亮、圆脸杏眼的小狸花猫。

见我望向它，小猫发出细软的叫声，依傍着我的双腿玩耍，一会踱步，一会蹭头。好不容易玩累了，它趴下身子翻了个滚，露出一览无余的亮白色的肚子。琥珀色的眼睛透亮地和我对视着。

这只小猫似乎过于粘人。我用左手慢慢靠近它，见它没有反应，又继续往前，最终摸到它的肚子，轻轻揉了揉。小狸猫舒服地眯起了眼睛，发出了绵软的喵呜声。

突然，我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晃晃头，再次仔细看去。这只小猫，只有三条半腿。左侧小腿已消失不见，应该是很早之

前就断了，与大腿的衔接处仍有一些细小的伤口，因日常摩擦微微渗出红色的血肉。

试想，一只没有亲人的小猫，在烈日暴晒、风吹雨打的日子里独自生活。一天，一辆轿车突如其来地向它冲来，它惊叫着逃开，却还是慢了一步，左侧小腿被汽车重重地碾断……

真不知道它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我摸着它的头心生悲悯，打算折转回宿舍，给它捎带一些干净的水和肉。

等我煮好肉、装好水准备返回花坛时，下课钟声刚好响起。担心小猫已经离开了原地，我急忙跑向和它初遇的花坛处。

花坛内部围了一小圈学生。学生蹲在小猫的身旁，伸出手沿着它的下巴一路轻轻摸到耳旁。小猫舒服地打着滚，露出白花花的肚皮，眯着眼轻轻叫唤。

待上课铃响起，我也走进了花坛内部，发现花坛里摆放着装满水的纸杯，被仔细撕成小块的面包和火腿。阳光打在小猫小小的柔软的脑袋上，它安静地休憩着。

那一天，在绝望和痛苦中等待死亡的小猫被一个温暖的怀抱紧紧包裹着，伤口被仔细消毒冲洗、涂抹药膏，最后被绷带包扎起来。“一定要活下去哦。”它听到有人不断地呼唤它。

第二天睁开眼，小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僻静的花坛，身边盛放着清水和食物。它受伤严重，只能停留在这里。
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……小猫每天都能看见体形各异但服装相同的人。他们一一温柔蹲在小猫跟前，不停地添置着水和食物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爱让伤口重新长出了血肉。

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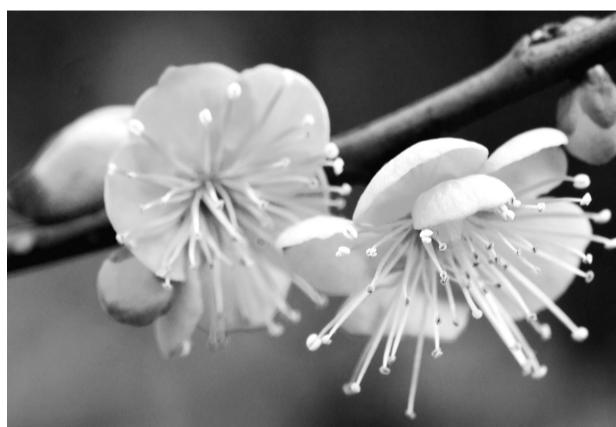
慈利县芙蓉学校 李文丽

腊月的一天，暖阳透过落光了叶子的树枝照在吊脚楼的木墙上，稀疏的树影随着太阳的西去慢慢移动。爷爷身穿棕黑色的盘扣棉衣，戴着一顶洗旧的棉帽子，坐在门前，拿着一本日历，一边慢慢地翻看，一边和奶奶唠叨家常。在土家方言里，把日历叫做“黄历”。

爷爷有在“黄历”上记事的习惯，每天在日历上记上几笔，事无巨细。当年我看他记下的那些事，不以为然，觉得没什么必要。在他离世后，翻到他留下的几十本“黄历”，再看他记下的那些事，不禁潸然泪下。“晴。双(奶奶)翻地，儒(爷爷自己)耕田。”“雨。五哥来，商量一起养牛。协议成。”一页页日历上都是这样日常的记录。有一本的某月某天，他写着：“丽回家，儒甚为愉悦。”这个“丽”就是我啊！短短一句话，笔迹比平时重，字写得比平时大，以此作重点强调。我于是想起，从离家求学，到工作上班，我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在外的我有着自己的生活，忽视了老人对我的牵挂。他在日历上，重重地写下我“回家”，然后，在更多的日子里，继续在日历上写着他的“琐事”，将那份牵挂埋在了心底。

爷爷留下的那些“黄历”，是那个年代的见证，也是爷爷半生的见证。我常常想起爷爷坐在大门前翻看“黄历”，和奶奶说话的情景，那时的人与事，都写在了岁月的深处，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怒放



印象

汤青/摄

随笔

春雨如酒
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龚明亮

春雨这盅酒，有形也无形，有色也无色，有味也无味，常教人迷恋其中，却又触之不及。

两情相悦时，春雨是一杯甜酒，含情脉脉，既有蜜之甜腻，也有酒之香醇。身处热恋，必定郎情妾意，你侬我侬，少不了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流连于二人世界，无暇他顾。倘有一日，情侣相倚春雨，真一个“雨夜柔情增万种，君卿不舍醉其中”，原本深藏心底的爱意顿如雨水泛滥，空气也变得无比暧昧起来，谁能保持清醒？

天涯相隔时，春雨是一杯红酒，思念悠悠，酸中含着甜，甜里透着酸。词作《望江南》便是最深的相思：梳洗罢，独倚望江

楼。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。肠断白蘋洲。平素已是如此，离别偏遇春雨，那便是“三分春色二分愁，更一分风雨”，一边是春光如画，一边是离愁似海，兼有一帘春雨推波助澜，何人又能无动于衷？

背井离乡时，春雨是一杯白酒，乡愁沉沉，外表虽香气扑鼻，内在却辛辣无比。离别故土皆是情非得已，或为追逐理想，或为生计所迫，又或为逃难避战，但无论寄身何处，处境怎样，始终心系家乡，牵挂亲人。异乡恰逢春雨，冰心也能融化，正是：望阙云遮眼，思乡雨滴心。微微的风，密密的雨，悄然闯入游子心头的那池春水，如何不教人忧愁

忆情

老家的巷子里，有一棵挂牌古树，树龄已逾三百年。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，庇护着树下的一方天地。

这棵树，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小时候，母亲总爱带我来树下乘凉。她会坐在青石板上，一边纳鞋底，一边给我讲东坡先生的故事。树影婆娑，斑驳的光影洒在母亲温柔的脸上，她的声音轻柔，像春风拂过树梢。

“这棵树啊，比咱们家祖祖辈辈都老。”母亲常说，“它看着咱们一代代人长大，也守着咱们一代代人老去”。那时我不懂这话的分量，只觉得树下的时光格外悠长。

记得那年我考上大学，临行前夜，母亲执意要带我来树下。月光如水，树影摇曳，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，里面是一枚铜钱。“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，现在给你。”她将铜钱系在我的书包上，“树有根，人有家，走得再远，也要记得回来”。

大学四年，每次回家，我总能在树下找到母亲的身影。她或是择菜，或是缝补，或是单纯地坐着，目光望向巷口。树影依旧，母亲的鬓角却渐渐染上了霜色。

7年前的那个冬天，母亲病倒了。我请假回家照顾她，推着轮椅带她来到树下。寒风萧瑟，古树却依然挺立，枝干遒劲，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。母亲仰头望着树冠，轻声说：“这树真好啊，看着你们长大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如今，我常常独自来到树下。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纹路。树影依旧婆娑，却再也看不见母亲纳鞋底的身影。但我知道，这棵树会一直守在这里，就像母亲的爱，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

再起?

芳华已逝
时，春雨是一
杯苦酒，遗恨
茫茫，品质既
劣，口感也涩。

这是一杯岁月的酒，
明明有毒，但每个人都得喝下，直到生命消逝。老来拄杖听春雨，忍不住要感时伤逝：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潇潇风雨，洒落人生暮年，目睹红与绿的转变，春与夏的更替，怎不萌生年华飞逝，人生易老的感叹？

春雨如酒，醉了青山，入了芳菲，切莫贪杯。我深以为是，斜风细雨也须归，莫为美酒误青春。

□ 刘英
古树下的守望